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庵集卷二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龔　果

晦庵集卷二十八

宋　朱子　撰

書　時事出處

與周丞相書

熹前日專人奏記伏想尋當登徹昨日先所遣人還拜領鈞翰之賜感慰之極不可具言至於進職疏恩奉祠得請又出陶鑄尤以銜戢然而丞相方且欲然深以前日不能力辨是非為病此則仰見大君子責己之周又

不自勝其愧仰也崇福謹已拜命矣嫌名之喻曲荷記存此於禮律無疑豈敢更煩公聽惟是進職之恩則有所未安者蓋方以避仇自列而彼黜已升內揆於心尚覺未免上九鞶帶之嫌況於他人豈容戶曉且於近制此等遷除雖非德選亦必有所托以為號今此何名也哉又況溫陵之行情狀未白此必怏怏尚有餘言且其為人亦嘗頗有時譽今日之去遠近必有為之不平者異時得以藉口則非獨為熹之害竊恐丞相亦不得不

以為慮也大抵近年習俗凡事不欲以大公至正之道顯然行之而每區區委曲於私恩小惠之際本欲人人而悅之而其末流之弊常反至於左右拘牽倍費財處而卒又無以慰天下之公論此則熹之所不敢言而丞相之明其自知之亦不待熹之言矣熹今有公狀申省并以劄子遍懇羣公語悉由衷即非備禮切望矜察早賜開陳得遂畝懷乃荷大賜昨辭遷秩想亦已蒙鈞念若猶未上得并與將上不勝幸甚

與曹晉叔書

熹辭免文字修寫方畢更一二日始得遣人未知所請竟如何然亦作一奏疏極道所懷此儻可為行止之決耳山間殊不聞外事只前月得都下書聞以諸人薦士之故近列有横議者不知後來竟如何蓋其間有一二病根若不能去除不惟善類立不得亦非廟社之福也不承教之久渴仰無量顧無可入城之理坐成阻闊柰何柰何

答陳同父書

熹所遣人度月半前後到都城不知歲前便得歸否但迂滯之見書中已說盡自看一過亦覺難行次第八九分是且罷休矣萬一不如所料又須别相度今亦不可預定耳來教所云心亦慮之但鄙意到此轉覺懶怯況本來只是閒界學問更過五七日便是六十歲人近方措置種得幾畦杞菊若一脚出門便不能得此物喫不是小事奉告老兄且莫相攛掇留取閒漢在山裏咬菜

根與人無相干涉了却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子尋行數墨亦是一事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傑韞經綸事業不得做只恁麼死了底何限顧此腐儒又何足為輕重況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也耶來喻恐為豪士所笑不知何處更有豪士笑得老兄勿過慮也

答陳同父書

熹懇辭召命不蒙開允反得除用超異非常內省無堪何以勝此已上免奏今二十餘日矣尚未聞可報跼蹐

不自勝來書譬喻殊荷愛念然使熹不自料度冐昧直前亦只是誦説章句以應文備數而已如何便擔當許大事況只此幸冐亦未敢承當老兄之言無乃太早計乎然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説時人心不似我心孔子豈不是至公至誠孟子豈不是麤拳大踢到底無著手處況今無此伎倆自家勾當一箇身心尚且奈何不下所以從前不敢容易出來葢其自知甚審而世間一種不相識有公論底人亦莫不知之只是

吾黨中有相知日久相愛過深者好而不知其惡誤相假借以為粗識廉恥而又年紀老大節次推排遂有無實之名以至上誤君父之聽有此叨竊每中夜以思悚懼慚怍無以少答上下之望未嘗不發汗沾衣也不意以老兄之材氣識畧過絕流輩而亦下同流俗信此虛聲將欲彊僬僥以千鈞之重而不憂其覆跌狼狽以誤知人之明也辭免人行已久旦夕必有回報似聞後來妙論又有新番從官已有以言獲罪而去者未知事竟

如何封事雖無髙論然恐無降出之理萬一果如所傳則孤蹤尤是不復可出自今以往牢關固拒尚恐不免於禍况敢望入帝王之門乎彼去都城不遠想已見得近日爻象矣萬一再辭不得即不免束裝裹糧為生行死歸之計承許見訪於蘭溪甚幸但恐所說話處向來子約到彼相守三日竟亦不能一吐所懐或先得手筆數行畧論大意使未相見間預得紬繹而面請其曲折庶幾猶勝忽忽說話不盡只成閑追逐也

與周丞相書

熹聞者側聞光膺詔冊進保帝躬體貌益隆中外交慶熹既不獲追隨班賀之末又不獲以時奏記少見下懷瞻望門墻徒增悚惕前此率易申懇伏蒙寵賜教答誨喻丁寧眷念有加尤深感激惟是所請未蒙施行憂懼之深莫知所措區區鄙志前已具陳既未能有以上動朝聽則亦不敢復申其說今者具狀獨以范參政進職近例為請伏惟丞相試一覽焉則朝廷之予奪與熹之

辭受其當否得失皆曉然矣然朝廷於此本無愛憎之
私但為偶失參照則亦未為大闕獨使熹竊非其據而
幸討論之不及則其辱大矣熹雖無狀竊深恥之萬一
此請不遂熹豈容但已蓋與其閔黙冒受寧以罪戾竄
斥為有榮耀也然熹之本心亦豈樂為是亢激者狀中
已備言其曲折矣并乞深察而力陳之庶幾聖主有以
洞照其愚而亟遂其請則不惟熹之幸而免使丞相分
上又添此一段不了事則亦不為無補也前書率爾之

言無足采取過荷開納愧悚良深顧令自謀之拙進退失據亦不復能為門館計矣袁侍郎歸來道閣一見語殊未款比聞其病欲往視之而賤軀衰乏尤甚未能自力念之不能忘也承問之及因輒布之疾病餘生無從復望履舄伏惟深為天下之重千萬自愛熹不勝至願

與李誠父書

久不拜狀茲聞榮被親擢進居六察之聯深以為慰比日清和伏惟台候動止萬福先生抱道不試然其心未

嘗忘當世也門人弟子既不足以少承厥志而家有賢子足繼其業學者之望蓋非常人之比況新天子繼照之初慨然有志於治而外則夷寇憑陵國威不振内則陰邪朋結國論未定此亦賢人君子效忠宣力垂名竹帛之秋也尊兄平日立志持身固有定論然區區更願一意為國無徇常日往還厚善之私深察天下公議之所在精慮而決行之使陰消於上而陽長於下政事脩理而國勢尊安不亦老先生平日之所望於後人者乎

熹託契深厚不敢效常人進諛詞以賀除用之喜狂妄及此不審尊兄以為如何胡公論事皆合公論甚愜人意但二小諫之去殊可惜乃不能遂其言何耶諸公排逐正人乃以尊兄塞責此相輕之甚謂兄必不能為辭許耳不可懷此小恩而忘大辱幸深念之

與張元善書

辭免文字極荷留念危疑之迹久為賢者之累尤以慚悚今復遣此人乃漕司借來省狀公劄已與錢令自投

矣只煩因見扣之狀纂録呈區區卑意只是如此更無他說如云立節抗論却非事實而反以益其疑忌葢平生辭官只是兩事一則分不當得二則私計不便而已非有他也所云如有差妄却與此事體不同若是本等差遣力所能堪豈有不受之理但名位超躐或非力所辦則亦不得不辭耳清源之說尤非所敢聞者中固不見容外亦非所堪衰晚如此精力昏耗一事做不得只得一日安靜即是一日之福此外無所求也對班果在

何日不知欲諭何事來書所云非甚利害不暇謀人者何見事之遲耶覯二諫之去江夏之升此乃不犯手勢而斡旋運轉無不如其意者自古小人所以敗亂國家豈皆凶惡猛鷙有可畏之威而後能之但有患失之心便自無所不至先聖言之精且切矣南臺西掖乃為差彊人意者然不清其原而窒其流恐徒費力而無補也況南牀擊去新諫此已明與之忤渠既不得志必須更尋一枝如此等比置之本處不知又將何以為計此事

不遠計只在旦夕矣可因見痛針劄之此公雖未相識然見其文字知其純厚不會駡人須力從臾之以速為上稍遲一日即壊一日事矣二諫之去必須有曲折幸子細報及天下事只有箇做有箇不做無如此依違僥倖之理彼之隱忍回互葢曰將以有為也而所就者亦止如此與奮發直前者相去亦復幾何向使奮發直前果去禍根却未必不做得事也境外之事則諉曰無後段不知如此拱手安坐幾時是有後段時此事苦痛更

是無告訴處不知祖宗之靈何負於此輩而忍至此也誠父遷後相見否聞渠曾與之鄰居相與甚厚須有以警覺之縱不能回戈奮擊且得不為所使以害善良亦幸事也蕭果卿初除御史虞丞相意也人或賀之蕭喟然曰彼見吾憒憒謂我不能言而以是處我也其輕我甚矣不數日首論其黨遂并攻之論者服其勇云經總制錢若只如此減得不多全不濟事熹去年有一劄子曾降出否諸公之意非不欲速行只是怕諸路條上乞

減太多難可否耳若未定論且守前說為佳過了此番又無時可理會也紹興和買責向有一說欲減總額零數十四萬中減其四萬而後以田畝餘財諸般物力貫頭均敷庶幾重者得輕而元無者所增亦不至重後來不曾上得鄭書赴鎮時曾寫與之不知渠後來如何區處也廣西鈔鹽只是州縣苦之必不至大為民害今復官賣却須有害民處以本路觀之可見矣詳觀所論大率見得人情事幾未甚分明此乃平日意思不甚沈靜故心地不

虛不明而為事物所亂要當深察此病而亟反之古人所謂安而後能慮定而後能應正為此也若只如此泛泛度日即恐枉得道氣之名而不享其利徒有損而無益也千萬留念

答李誠父書

副本垂示極感不外之意三復以還伏念頃侍先生教誨所論無非此事感念疇昔不勝悲歎又喜家學有傳遂為世用有以慰九原之思也首章所論乃古今不易

之常道而在今日尤為要切然自世俗觀之不以為迂濶之常談道學之邪氣者鮮矣尊兄既發其端此必已為彼等所惡然吾所以告君之道無以易此則亦何顧於彼但當守此一言以為平生議論之本他日論事每每拈出此箇話頭不論甚事都從此話上推出去則百病之根無所藏匿而於人主所以反躬正事之幾亦約而易操矣若把此話別為一事而當世之弊又自各為一事則内外精粗不相統屬而真不免乎迂濶之譏矣

切望勿忘此言每見必須拈出常令接續無少間斷則久久自見效矣恢復一事以今事力固難妄動然此意則不可忘頃見先生亦常常說今日但當將不共戴天四字貼在額頭上不知有其他是第一義今觀老兄所論亦得此意但當因此便陳内修政事之意而稍指切今日宴安放倒之弊乃為有力耳至於分察職事計亦點有所處此則大要在於詳審勿狥偏詞為善而覆護吾人掩其疵疾之意亦不可忘耳又其大本則欲正人

者必先正己況欲正君而可自有不正之累耶此在高明處之必已素定旣承下問不容不盡耳

答王謙仲劄子

云云不勝千萬幸甚又蒙不鄙俯垂訪逮此見高明之度雖以爵位德業之隆而自視欿然不自賢智至於如此甚感甚感顧熹至愚本無知識加以疾病廢學意見愈益濶踈其將何以仰承嘉命惟是平生所聞明公之節槩風烈凛然其非今世之士其尊主庇民之畧蓋素

所蓄積也今日得其位而施之於海内有識仰首拭目以望膏澤之流亦有日矣熹獨竊意明公之優游不迫葢將有所待而為之也雖然時難得而易失古之聖賢葢有皇皇汲汲而坐以待旦者唯明公不忘疇昔之志而果斷奮發以乘其不可失之機則宗社之休生靈之幸也

與留丞相劄子

熹昨具短劄懇辭恩命方懼進越自取罪戾不謂乃蒙

鈞慈還賜手教拜領伏讀感悚益深又蒙鐫喻丁寧褒與隆厚仰認至意尤切凌兢誠宜即日拜命便道之官服勤職業深求所以仰稱吾君吾相知遇使令之意而疾病之餘昏耗已甚竊自揆度決無以堪一道委寄之重不免復具公牘再干朝聽而别以此私於下執事伏惟丞相國公詳加省覽特賜矜憐曲為敷陳仍畀祠禄使得卒逃吏議以遂餘生則熹不勝幸甚幸甚或恐朝廷未知熹之實病誤謂尚堪使令不忍終身置之閑散

則謀議之官若蒙陶鑄或可自效然以禮秩太優不敢有請伏惟相公試詳度之但熹雖出終不能久近則半年遠則周歲決須再有祈懇復勞區處不若及今便與祠禄之為便耳抑嘗聽於道路側聞乃者相公蓋嘗白發左右之姦斥之遠外所以輔君德振朝綱者甚慰中外之望熹雖愚懦亦不勝其喜幸竊意相公必將乘此機會大有建明以為宗社永久無窮之計而伏聽累月未有聞也夫陽長而不遂進陰消而不遂滅此最安危

治亂之機而昔人所深畏以熹之愚猶竊為相公慮之不識高明何以處此而善其後也遠跡田閭無由伏謁黃閣之下仰首一言以贊大慮引領東望不勝惓惓伏惟上為國家俯為人望千萬自重熹不勝懇禱真切之至

小貼子

熹目力昏耗不能細書楷字墨色濃淡行道欹斜殊不成禮本不能親書以所被教出於手墨勉彊作此

傘畧殊甚伏乞鈞慈矜恕幸甚幸甚

與留丞相劄子

熹竊以中冬嚴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頃以衰疾再辭恩命方懼僭瀆自速罪戾乃蒙丞相矜憐曲為敷奏改畀符竹以便其私固已甚幸至於那移闕次不一而止倍費生成之力仰累公平之政此又熹之所大懼也若使稍堪勉彊豈復更敢辭避以招尤取鬧而自棄於明時實以所苦目疾浸以增加臨漳雖名事

簡然一郡千里生齒萬數獄訟財計所繫不輕若以愛身之故漫不加省而委之他人豈得自安若欲一一親臨則竊自揆度決有所不能堪者前日所以力辭江東之行良以此故竊意為熹言者亦未究知其實而或雜以他說是以丞相雖已憐之而猶未深信其必然也以熹今日精力之所堪惟有奉祠一官可竊升斗之禄又復惟念君相之恩隆厚至此而熹必求閑退固執不回則或者之論必又有以為羞薄詔除而加以傲上無禮

之罪者是以今日冒昧朝聽不敢專以祠禄為請葢已出怵廹無聊之計而陷於貪冒苟求之譏矣伏惟丞相試加察焉賜之一言明其實病而復與之祠官之禄使得休養神明避遠讒謗庶幾未死之間及見丞相格君定國之效使羣邪屏伏而衆賢彚進姦言熄滅而公論顯行國勢尊崇於上民心悅豫於下則熹雖在田野之中亦得以安心肆意明目開口為太平之民其與懐抱憂畏側肩屏息以寄其身於吏民之上者屈伸苦樂萬

萬不侔矣若丞相亦以熹前所疑有不得不慮者則謀曹之請願垂意焉然此以為甚不得已之計萬一近地或無見次則又不必騰那增剏以致人言但與祠官乃其舊物縱使得罪亦易辭也熹未嘗有一日灑掃之勞於門下而丞相知之之深念之之悉至於如此故熹不敢不盡其愚伏惟丞相擇而處之千萬幸甚末由趨拜門館伏乞上為兩宮倍保崇重永扶公道以福蒼生熹不勝至願

與黄仁卿書

熹行義不修無以取信交遊遂使中傷之禍上及先賢若非神聖鑒知則其流害將不止於不肖而已負此悚惕無以自容熹竟不免臨漳之行示喻積弊此固當然其横斂擾民為害有大於此者到官之後須次第討論更革之今未敢洩此意若過劒福得左右在彼面議為幸或出沙縣亦當先附報奉約一出相會也於州縣事體本自生疎又多時不出意思疎懶既承當了擔子便

又苟簡不得甚欲子細商量也請祠事亦似不必如此隨分仕宦不起患得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政不須如此若論為學則在官何嘗不可為學直患自不愛日用功耳買田舉子之說甚善此間周居晦劉晦伯皆有此議但愚意以為如此則只做得一事不如斂散既可舉子兼可救荒又將來田租亦為豪民坐欠催督費力此建陽已見之弊須更仔細商量大抵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但筭其多者為之耳只恐一日饑荒却思此米無討處也

答趙帥論舉子倉事

次月初十日請米不得折支價錢

元立約束逐月三次支米使生子之家不過一旬便得接濟極為利便但支米官獨員自支或不得人則徇私作過無所不有至有將私家所收輕禾汎穀重行估折者亦有將所支官米準還本家私債者似此之獘不一而足不但折支價錢而已故中間甚不得已而改為三月一支之法雖期日稍遠然卻得關會諸都附籍鄉官

同在一處不容大段作弊鄉人雖是得米稍遲却無邀阻乞覓之患亦頗安之今欲一月一支誠為中制然若不關集諸附籍官則獨支之弊復如前日若欲盡行關集則一月以來其稍遠者不無厭倦支米官又利其不來決不便行申舉因循視倣必致無肯來者而獨支之弊又如故矣反覆思之只有一說雖或未能盡革舊弊然亦勝於不行欲乞更於所示事目本文次月初十日請米一石之下注云仍舊關集諸附籍鄉官各將本籍

前來參驗方得支給注止此仍於後項立法支米以恤其私見第三項則或可以責其必來而免致復有獨支之弊如其不然雖欲多設關防曲行小惠徒為文具終有損而無益也

佃戶人戶欠米未有約束

舉子根本全仰諸莊佃戶送納租課諸郡人戶回納息米今佃戶多是豪猾士人仕宦子弟力能把持公私往往拖延不納至有及來年夏秋而無敢催督之者請米

人戶間有形勢之家詭名冒請一家至有百十石鄉官明知其然而牽於人情不能峻拒亦有慕其權勢而因以為納交求媚之計者亦有畏其把持嘲誚而姑為避禍茍免之計者及至冬月回納之時又皆公然拖欠鄉官無如之何縣官亦復畏憚不肯留意催促遂有經隔年歲終不送納者麻沙常平社倉曾被一新登第人詭名借去一百餘石次年適值大赦遂計會倉司人吏直行蠲放緣此鄉俗視傚全無忌憚視此官米便同已物

歲久月深其獘愈甚若不早加覺察將欠多人追赴使司勘斷監納佃户即令召人刻佃則數年之後根本隳拔鄉官徒守空倉舉子之家無復得米之望矣

諸縣措置官下書手月支米五斗

如此則措置官似亦當有月給兼第一項所陳利害欲乞并就此條立法若云諸縣措置官月支供給錢若干折米若干逐官下置書手一名月支米五斗支米附籍鄉官逐月每人支米若干以充茶湯飲食童僕往來之費此數

未敢擬定吏乞
詳酌稍優為善

與陳憲劄子

熹輒有愚悃仰干台聽昨以漳浦黄尉不納軍糧營私廢職致寨兵饑餓狼狽事有可憂不免具狀申省部諸司例皆不蒙行下獨荷使臺留意差官前來推勘官吏聞風無不震悚今者忽被使檄乃問本人有無情弊固已愕然續得勘官關報又云已奉台旨往行起發不惟熹竊疑之一郡士民無不驚怪以為使臺舉措不應如

此彚雖已具回申具言本人罪狀明白不待更有情弊然後可按故本州前此申狀初不謂其别有他罪乞照已行事理施行不審已蒙台察與否如何也然兩日以來竊伏思之此事本非區區敢容私意正為州郡差使不行以至欠闕軍糧事勢危迫若不懲治深恐官吏習見州郡事體削弱不能使人向後迭相倣效無所禀畏萬一一旦稍有緩急事將有不可勝慮者所以勢不得已須至按劾然猶以諸司在上不欲遽爾具奏既見使

臺特加究治竊料台意必有所處而不意一旦自為縱

弛以至於此也伏惟提刑郎中以清名直道有聞於時

必不肯容請託之私以廢公法不知此何意也熹昨已

具狀申省部諸司乞避此尉又念台慈顧遇過厚不應

遽爾妄發遂且引卻區區衰病雖已求去然一郡之防

則有不當以熹之將去而遂廢者是猶不能已而一言

之伏惟高明少賜矜察果於去惡而無為因循中輟之

計以壞紀綱以損名譽則非熹之幸乃此邦之幸乃閤

下之光也頃年嘗讀鄱陽去郡之章至有雖毀𮫸有所不辭之語嘗竊壯之以為此真今世之古人其剛大正直之氣不可屈撓乃如此而亦意其必能有以容夫度外逆耳之言也是以不敢不盡其愚伏惟幸察

與留丞相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瀆鈞聽熹衰病餘生不堪從宦茲蒙誤恩假守𨺚勉南來意謂若幸無他疾痛可以冒昧歲月然於職事亦不敢不盡其愚前此依準通融蠲減指揮

乞免上供罷科茶錢及減無額經總制錢之額以至恭奉聖旨相度經界利病皆是一郡永久利害而經界尤利害之大者所以不避僭率極意盡言不敢少有顧望前郤首鼠兩端之意退而講究巨細本末不敢不盡規摹措畫蓋已什八九成矣鄙意無他蓋以本州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為豪宗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俵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常之入則遂多方擘畫取其所不

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賣鹽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者熹自到官蓋嘗反復討論欲救其獘而隱實郡計入不支出乃知若不經界實無措手之地所以前此申奏欲得及此秋冬之交早賜行下竊聞廟堂有意施行版曹亦無異論亦蒙丞相賜書喻意謂必可行熹區區自喜竊謂漳民自此可脫塗炭之苦而熹區區疆頹扶病亦不虛為此來矣不幸心勞事拙賦政不平前九月中州境屢

有地震之異未及自効以聞而舊疾發動遍傳兩足連及右臂痛楚呻吟不可堪忍以至滿散錫宴之日皆不得少伸臣子歸美報上之誠今雖少能自力扶曳出廳執捉批判而病中服藥多是疎利發散之劑精神氣血衰竭殆盡無復筋力可以支吾又況所請罷科茶錢無額經總之屬皆久不蒙開允經界聞亦有陽為兩可而陰實力沮之者只今已近冬至更五十日即是新春設使便蒙施行亦無日子可以辦集至於按劾弛慢不虔

之吏諸司又不主張甚或已行取勘而無故自引罷者如此使熹寧復更有顏面可臨吏民鄙性狷急不能俯仰前日所以杜門空山甘忍窮餓而不敢有意於仕宦正以此耳今年六十有一衰病侵凌行將就木乃欲變心從俗以為僥倖俸錢禄米之計不亦可羞之甚乎憤懣無聊不能自抑已具奏牘干犯天威乞從罷黜而并以此私布腹心於下執事伏惟某官少賜矜憐曲加陶鑄或使復得奉祠歸死巖壑則又千萬之幸而非熹之

所敢望也抵冒崇嚴俯伏俟命熹不任恐懼震栗之至

與趙帥書

雷雪之變誠可憂懼而寒雨連月陰盛陽微天雖不言意極彰著此亦可深慮者但求言之路未廣不知果有切至之論可以感寤聖心解謝天意者否侍郎身雖在外然以宗屬之親侍臣之重而平日愛君憂國之心與今之從政者不可同日而議適此機會似亦不容默默以自同於衆人也不審嚢封入告當復以何為先區區

願竊聞之以寬廢緯之憂因求密喻千萬幸甚近聞有旨招塡諸州禁軍寄募沿江戍卒兩事並行似難辦集且今日州郡禁軍緩急何足恃賴正當別作措置以漸消除而悉收江上諸軍子弟剌塡本軍以時練習却令分下諸州就糧以省餽運防緩急歲時更代却還本軍則其事勢自然不敢退墮而州兵之未消者亦得以激厲增進乃為長久之計今不慮此反令州郡泛行招剌若守將不得其人則適足以資其賣鬻之姦而空耗衣

糧重傷民力又未論也至於寄招之令則棄子弟素習之技而取浮浪無能之人尤為非計似聞軍中向來以不堪用嘗奏罷之數年之間州郡得以少息勞費不知今日有何急切而忽取此已棄之繆策而復行也往在南康日見隆興所發之人全船遁去并與部轄掌事者皆不復還㸃文鄰郡搜捕甚急此等之人設使到得軍中亦豈復堪倚仗也竊謂此二事者在帥司亦合申請更以書曉諸公必不得已且罷寄招而稍遞增禁軍本

等及大等第斗力必使及格方許收刺仍於逐年奏帳本名之下各注斗力不得點名抽喚令赴帥司按拍則猶庶幾其或可用也此間子弟投募者衆因限以必及次髙彊斗力乃收而來者亦不少此亦已試之驗也

與趙帥書

熹竊見元降指揮將海船作三番拘集聽候募發後來節次有旨許令當番船戸只在本州界内逐便漁業此見朝廷燭見幽遠務從寛恤之意然去年三月八日方

降指揮本州四月八日方始被受則船戶拘集已久不無廢業官吏恬不省察恣行邀索直至命下尚且拘留適熹到官之初究治姦弊方得放散以此之故船戶畏憚不肯如期到岸聽候檢點欲望使司特賜申明乞降指揮今後當番船隻追集到岸日下差官點視即時逐旋放散令於本州界内漁業委自守臣專切掛意不得拘留向後年分並依此施行更不候別降指揮實為利便恐或未欲如此施行即且乞逐年初冬便與預先行

下使船戶知得到州點視便得放散自然樂於聽命不致誤事

答陳漕書

近因使還已具經界乞候將來農隙施行利害申稟伏想已塵台鑒未奉回降但增悚惕今準使牒便令差官熹前此準擬外州一二待闕官近聞朝論大以為不然此亦小事不欲固爭勢須別行蹈逐外州一二官員相添乃可集事蓋此四縣龍溪縣官皆可委仗不須差人

龍巖山多田少只一劉尉永嘉士人嘗從王亞夫遊頗知經界利病足當一縣或更助以一人亦得長泰縣小地狹或更須一人但漳浦地廣而荒尤費區處而宰丞簿或老或繆皆不堪使只有一尉曉事然亦是巡捕官已擬用一龍巖簿貼之然更須得兩人或三人乃足用州官中亦未見能曉事有可差者容更踏逐别得其申但既未即施行即且小候詳細差撥庶得其人乃為有補不審台意以為如何已具公狀申述拱俟回降即當

遵稟

與留丞相劄子

經界已被漕檄竊聞此事丞相極勞經畫乃得施行千里貧民無不知感但恨聞命之日已是正初農事方興不容措手已申漕司乞候十月一日下手打量矣其合預行措置事件則目今不住施行講究令益精審以俟及期而行必不致有誤事但此事之行雖細民之所願欲而豪家右族倚勢幷兼者惡其害己莫不陰謀詭計

思有以動揺未知此八九月之間事體又復如何更顧

丞相深察其情而以天下至公之理裁之有以終恵此

邦之人而不墮於騰口間說之計則如熹等輩尚得以

奔走塵坌泥塗之中上為國家均愛赤子而徼幸於有

成如其不然則雖賤軀自可支吾亦當別以微罪自劾

而歸不敢遊丞相陶鈞之内矣熹以本郡不曾被受省

劄不敢具申其回報漕司狀檢謄録一通冐涜鈞聽僭

率皇恐觸減錢物竊知已下漕司亦當一面條具申稟

彼司聽候處分更望廟堂力賜主張使不奪於有司出納之吝則非熹之幸乃此邦之幸非此邦之幸乃此民之幸也國家愛惜斯人如護元氣不忍以毫髮擾之詔令所須戒飭州縣未嘗不以嚴禁科罰為言而其所以取之州縣者乃如此是則陽為禁止而陰實縱之又從而驅之使必出於此聖主在御丞相秉鈞豈忍為是以欺其民哉熹前書僭越冒進所聞中間伏奉手教開納誨諭周至三復以還喜懼交集然遂聽累月竟未聞公

論之勝邪說之消如丞相之言者顧其當勝而反消當消而反勝者則有之矣州縣麤官不當議此惟丞相深圖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熹瞻望台躔不勝依仰敢乞上為兩宫益加𣲖食之衛千萬至懇

與留丞相劄子

熹誤蒙選擇備數海邦又被詔旨特許本州推行經界以惠疲甿方幸得以罄竭駑頓仰副使令而不幸遽聞長男之訃悲痛不堪自度精神思慮將有不可得而𤰞

勉者已具公劄申禀乞賜陶鑄宫觀差遣使得蚤歸營辦喪塟收拾孤㷀切望哀憐早賜敷奏千萬幸甚熹又有愚懇本州判官葉機假滿百日依條離任念其貧病已許為伸嶽祠之懇未及而遽遭此禍然不欲食言并有劄子率易投納伏惟鈞慈不忍一物之失其所并賜垂念則不惟葉機之幸亦熹之幸也方寸迷亂言無倫次伏紙不勝皇恐俟罪之至

與留丞相書

熹竊以孟夏漸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遠
守偏城日苟臨庇昨以哭子悲傷私計不便干冒威嚴
已深震悚而前此人還蒙賜手教存撫甚至且有憐其
久處瘴鄉之意伏讀反側不知所為熹去歲之病乃是
宿疾發動即非染瘴不知趙帥何故乃爾具禀致煩軫
念況此邦事簡俗淳今歲以來吏民亦粗相安又經界
已得指揮若非家有私故則熹非唯義不當去亦不顧
舍此避遠之安而就繁會之危也幸今已聞奉祠之請

既有成命此蓋丞相察其哀懇而陶鎔及此千萬幸甚雖論譔華資所不當得然亦且得去此只俟受命一面控辭而於前路聽從欲之報也計差去人不三數日會當至此但今郡中却有二事不免具狀申奏其一為昨來所乞蠲免罷科茶錢已蒙行下漕司相度今計郡中自可樁辦只乞降旨約束官吏不得沿此為名似前科擾不敢更煩蠲免應副而所乞除減無額一項五千緡者即乞特詔有司便與施行庶為一郡久遠之利其一

為漳浦髙知縣登忠言直節不幸貶死欲望聖恩特與昭雪襃録其家二事皆乞丞相留意開陳得從所請千萬幸甚雖當去此而惟君相所以遣之此來之意似非偶然欲圖以報萬分者是以於此有所不能忘懐其他瑣細亦有合因革者然其事在州郡而不在朝廷又不敢以煩鈞聽也其他至如經界一事若非丞相力賜主張則浮議動揺其罷久矣兹者又蒙垂諭諄悉尤切感歎此事貧民所欲而富者不願理勢甚明似不難曉而

羣言胥動噂沓萬端則不唯愚者惑之而賢且智者亦或不免此可怪也然此邦之人富者尚少其力能沮議而得關說於前者亦不甚多熹之所憂獨恐溫陵富室既多其間豈無出入門墻之下承眄睞之恩者必將巧為詞說乘間伺隙以濟其私竊願高明審加察焉使此邦之績不敗於將成則泉汀以次悉蒙其利而三州之境窮苦無告之民無不感戴生死骨肉之恩矣昨來陳憲委官來此商度因令行視田野汀之行賈聞之驚喜

相率拜其車下問此法何時可及吾州此可以見夫人之真情矣而必為說以敗之而圖自利其亦不仁也哉往時有閤門舍人林宗臣者亦丞相之邑子嘗因奏對論及此事其言憤激痛切蓋有所指今泉之貧民愿士人人能誦道之公議良心不可泯沒彼沮之者設不出此子孫決不乞食獨何必過為之慮而蒙此詬於其身耶是可歎已惟丞相深念有以反之此又自為門下之計而非獨為三州貧民計也熹又蒙垂諭深以士大夫

之朋黨為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為所擠而目以為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

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爲慮熹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爲已任是以上之所以告於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凌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久而爲禍深也又稍故爲迷亂昏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爲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

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為是而有黨者為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别賢否忠邪為已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

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為黨而不憚以身為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為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為黨其亦誤矣熹雖荷知獎而未遂掃門之願顧蒙出語之勤似不為無可取者是以輙空胸臆少答恩顧不自知其狂且妄也干冒威尊俯伏震懼伏惟寛容有以裁

之瞻望黄閣無由趨拜敢冀上為國家倍保崇重熹不勝下情千萬懇禱之至

熹竊見紹興初年趙忠簡公為相一時收用人材之盛後來莫及然細考其間亦豈無不滿人意者但其多寡之勢此彊彼弱故雖少雜而不能害治當時有小元祐之號今者竊觀丞相之心即趙公之心然論一時人材賢佞之勢則此少而彼多此弱而彼彊此則區區所以不能不深憂而輒以分别賢否忠邪之

說為獻於門下也伏乞鈞照熹皇恐又覆熹又蒙垂
諭陳憲趙守曲折謹悉陳憲於此極留意熹前劄已
具稟矣昨見移節方竊憂之不謂鈞念已及此也幸
甚趙守舊識之有心力肯向前誠如尊命然更得一
言勉之幸甚近得遣官下鄉分界且遍喻父老以所
為方量之意并以筭法授之人見其簡易行無不悅
喜今見熹去頗以為憂而不知丞相主張之力初不
為熹一介作輟也更乞加意垂念千萬至幸熹皇恐

又覆

與留丞相書

熹竊以孟秋猶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區區賤迹自四月二十六日解罷郡事越三日遂發臨漳五月二十四日遂抵建陽因遂寄寓以畢喪葬但悲惱之餘無復生意仰賴巨庇偶未即死耳七月四日始被省劄并領手教之賜仰荷鈞慈垂念之厚但所請上還進職恩命未奉俞允上恩隆重感令已行知友皆謂不

當復有干冒而反覆以思竟未得其所以可受之說不免復從建寧借人持狀申省愚慮惘㥮罄竭亡餘不敢重瀆崇聽得賜省覽詳悉開陳上謹聖朝予奪之公下全匹夫辭受之義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又蒙垂諭經界利病乃是溫陵士夫猶有公論始者但見漳人有仕於朝者奔走權門日肆搖沮而妄疑之耳數日前陳憲按部經由亦有所聞深不自安改送之請殆必為此然周漕始至相見首問及此云恐朝廷或從陳憲之請即欲

畧知曲折未知後來既聞浮議紛紜之後又復如何此非閑人所敢干預第因下喻之及敢布所聞耳無額錢事曲蒙垂念尤深感戢版曹今當已有定論但恐出內之吝有司常態須仰廟堂力賜主張始可不乖所望也高古縣事不審已作如何施行此事南方之人無不聞知況如丞相尤是目睹而梁文靖公向來亦嘗為之申雪固不待鄙言而後信但得榻前委曲敷陳特與昭洒則不唯直既往之寃申泉壤之恨而自今以往忠言日

聞於丞相效芙遜直之心亦不為無所助矣如聞比日朝士有以不顧為忠臣之說當上心被親擢者遠方傳聞不知信否如審有之則小人過計之憂恐其不得為興邦之言也又聞其人亦嘗出入門墻深辱知顧當是其時未有此論如又不然則知言知人之訓妄意丞相更當留意博求直諒之賢置之東閣與圖天下之事則大人格心之效不日可見而勳業之茂不但踰於前後數公矣諸葛武侯之教有曰諸有思慮於國者但勤攻

吾之闕則事可成賊可死功可翹足而待矣太祖皇帝嘗語侍臣唐太宗虛心求諫容受盡言固人主之難事然曷若自不為非使人無得而諫之為愈乎至哉言乎大哉言乎愚竊願以武侯之言為丞相獻又願丞相以太祖聖訓日啓廸於上前也至如朋黨之論則前記所陳有未究者致煩鐫喻至於勤縟三復愧悚不知所言章蔡之禍誠如尊命但忠賢奔播至於如此推本其原蓋自有在而九年之間黜幽陟明培固根本其效見於

靖康建炎之際者民到於今賴之又自有不可誣者若其無此而元豐紹聖便相傳襲則後日之禍豈但若此而已哉前輩有論嘉祐元豐兼收並用異趣之人故當時朋黨之禍不至於朝廷者世多以為名言熹嘗謂此乃不得已之論以為與其偏用小人而盡棄君子不若如是之猶為愈耳非以為君子不可專任小人不可盡去而此舉真可為萬世法也者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而并絀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慶歴之宏規盡革熙

寧之秕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乎後之覽者得其言而不得其心知退守其所為不得已之論而不知進求其盡美盡善之策是以國論日卑而天下之勢卒至於委靡而不振此可悲也至如元祐則其失在於徒知異己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己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患生於腹心之間卒以助成仇敵之勢亦非獨章蔡之能為己禍也然則元祐之失乃在於分别之未精而丞相以為太甚熹竊有所未喻也是以知言知人聖有明誠區

區已效於前矣深願丞相之加之意也抑又聞之天下事勢有消長賓主之不同以易而言方其復而長也一陽為主於下而五陰莫之能遏及其遇而消也五龍夭矯於上而不足以當一陰羸豕蹢躅之孚甚可畏也丞相觀於今日之勢孰為主而方長乎孰為客而方消乎孰能制人而孰為制於人者乎於是焉而汲汲乎以求天下之賢以自助使之更進迭入日陳安危治亂之明戒以開上心排抑陰邪無使主勢小傾而陷入其黨尚

恐後時而無及於事不精而未免有失亦何遽至預憂其分别太甚而為異日之患乎熹未獲趨拜而辱知至深且今分甘投老無復世念故不自嫌而冒眛及此伏惟赦其狂妄而取其愚忠千萬幸甚當暑目昏作字不謹并丐原恕自餘唯冀上體兩宫之眷俯慰四方之望加然重茵列鼎之衛以究久大之業千萬幸甚

與留丞相書

竊以孟冬漸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昨者

人還伏奉省劄喻以聖恩襃借不許終辭之旨又蒙鈞
慈加賜手教所以開曉尤極懇至伏讀再三仰體吾君
吾相委曲眷憐之意如此其厚謹以齋祓祗拜告命奉
表稱謝矣恭惟丞相國公知遇之深固不以世俗常禮
見望然亦有不敢廢者鄙語卒章少見所以圖報之實
儻蒙照察千萬幸甚髙古縣事特蒙主張得被仁聖漏
泉之澤九原忠憤一旦獲伸丞相所以襃顯忠直擯抑
姦諛之意不但施之今日周行之間所勸多矣龍溪亦

蒙收召之恩始望蓋不及此第切惶恐無額錢事近聞已蒙施行邑中尚未見報未敢致謝此錢雖是州額從來拋下諸邑漳浦為多此縣比年殘廢已甚熹向來措置州郡自為抱認罷科茶錢數千緡今若得更免此則此邑庶幾有可整葺之望萬一今來方是行下漕司措定即將來更望丞相力賜主張始終其惠使此邑疲民免於非理科罰之苦千萬之幸或已俯從所乞盡賜蠲除則熹昨奏抱認罷科茶錢事雖無施行亦乞行下本

州遵守不得再抛下縣仍切覺察勿令諸縣以此為名妄行科罰此又永久之利也此錢自係上供之數不敢求免本自不必具奏所以有前日之請良以此耳伏乞鈞察熹未嘗有一日掃灑之勞於門下而丞相所以知奬優異不在衆人之後顧今精神耗竭筋力疲憊無復可期以伸報效區區願丞相深觀大易陰陽消長否泰往來之變謹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公進退之毋為調停之說所誤使忠言日聞聖德日新而天下之人真享富

壽康寧之福朝廷之上真見平平蕩蕩之風則衰病之
軀老死丘壑無所憾矣如於忠邪之分察之有未明消
長之戒信之有未篤而又以一身利害之私參錯乎其
間則今所謂持平者是乃所以深助小人之勢以為君
子之病將見彼黨日盛此勢日孤天下之事將有不可
為者丞相雖欲奉身而退窮勝事而樂清時亦不得辭
後世良史之責矣熹不勝感德之至輒復冒昧言之伏
惟恕其狂妄而采其千慮之一得焉則又幸之大者瞻

望門墻無由伏謁伏乞以時為國千萬自重熹至懇至禱死罪死罪

與留丞相書

熹區區賤懇已具前幅必蒙矜念俾遂退閒不敢重出以煩公聽惟是昨因致謝輙罄鄙懐狂妄僭率不勝皇恐然自遣人之後即得朝士私書語及近事恭聞丞相忠誠感格天意為回重陰之底復有陽復之漸乃竊自幸其言之不効既又反復以思則恐今日之事未足為

喜而前日之論猶有可思者也蓋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决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為患况居侍從之列乎况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别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為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於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

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為害己而欲退之我之所否
而欲退之者彼以為助己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
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對之間小為俯仰前
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為慮而輕
為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此猶姑以鈎敵之常勢言
之耳況今親疎新舊之情本自不侔忠邪遜逆之趣又
各有在彼已先據必勝之地而挾羣黨以塞要衝凡一
舉手一揺足皆足以為吾之害下至近習纖人亦或為

之挾持簡牘關通內外以助其勢而吾乃兀然孤居孑然特立絕無蚍蜉蟻子之援可與用力於根本之地以覺上心而清言路其可望以為公道之助者不能留之跬步之間而欲求之千里之外彼方為主而我方為客彼方為刀而我方為肉此固天下之危機敗證而又時取彼所甚惡之人置之不能為助之處徒益其疑而無補於事愚恐雖能遍起天下之賢人君子置之內外彼亦不必動其聲氣但陰拱而微伺其勢以能害己則便

一晌目而羣吠四起使來者或未及門至者或未暖席而已狼狽倉皇奔迸四出矣尚何國事之可圖哉今日之事丞相以為但去一人班列便無小人臺閣便無異論乎胡不觀於鄭尚書王著作孫司業之逐去而不留袁溫州之已除而中寢此皆誰實為之也哉以愚觀之但見其操心益危慮患益深而為祟益甚耳語曰治水不自其原末流彌增其廣又曰射人先射馬禽賊當禽王蓋慮此也去年劉副端初除抗論震動朝野善類相

慶而熹獨深憂之今日之勢何以異此伏願丞相試熟計之而亟陰求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髪邪氣留於其間然後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而為也如其不然則自今以往丞相之憂乃有甚於前日是以熹竊危之而未敢以為喜也辱知之厚不敢不盡愚惟高明察之抑天下之事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蚤猶豫留時

亦智者所甚懼也今日在我之勢固爲甚危然乘隙疾攻正在此時投機之會間不容息惟丞相深計而亟圖之則不唯善類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熹死罪死罪

與留丞相劄子

熹竊以孟冬氷寒伏惟某官鈞候起居萬福熹昨蒙聖恩超遷職秩懇辭不獲更被寵褒又得竊食祠官之禄以便私計而卒其舊業公朝誤恩於熹以爲厚矣故熹前日奏記蓋嘗畧陳其說以伸謝悃意謂必蒙矜察不

意今者又被省劄乃復將有所使令聞命驚惶進退失據至以家門患難之私賤軀殘朽之故反復推較則又皆有所未安者已具申狀禀劄一二條陳以干公朝之聽顧猶有未敢盡其言者而復以此私於下執事伏惟某官特賜矜憐少垂寛假使得躬視埋葬以塞老牛舐犢之悲休養神明以駐衰頽就盡之景更以餘日討繹舊聞以副聖主華衮之褒而助明時風化之美則某官之恩之徳又將被於存沒而無窮矣干冒威尊不勝戰

灼又以近方拜啓不敢復以累幅仰勤聽覽并冀垂察

唯是瞻望門墻無復趨拜之日下情尊仰不勝拳拳敢

乞上為兩宫倍保崇重長輔聖主永康兆民熹區區無

任祈懇激切之至

與趙帥書

熹適聞道左拜違不勝悃悃移刻伏惟台候動止萬福

所需文字適方檢得謹以內呈復有少稟乃適聞所忘

記者熹辭免文字度今已到久矣台旆到闕日若已得

請則無他禱萬一未遂則望特為一言及此私計未便之實使早得從鄙願千萬之幸經界一事將來本欲說破以昨夕見教之勤且復隱忍但此事不可不使彼知之亦幸為詳言之則熹雖不言而義亦伸矣蓋此一事貧民以為利而并兼豪奪之徒以為不便其理甚明故當時臣僚建請而朝廷行下諸司諸司行下諸郡泉汀之言雖有異同而諸司察其無理幸以熹言為是反復論難蓋千百言以聞於朝則其慮之已不為不審矣今

雖有此一人之訴朝廷亦合審其虛實押下諸司再令審覈則其教誘資給誣罔之罪必將可得如其不然諸司中必有觀望風旨自為前卻者此謗猶有所分不專在於朝廷也今所施行乃匆匆如此是朝廷不以臣僚之言為可信又不以熹之言為可信又不以諸司之言為可從而偏聽此人之說與其教誘資給者之說也丞相相知甚深薦引存問不為不厚熹雖知不足以堪此然平時狂妄所以顛倒不敢自他者亦不為不至故前

日之辭免不敢決然為不出之計而於馬貳卿書復露

異時乞郡之請此意亦可見矣今以此事觀之乃知丞

相所以見遇者乃在漳州進士吳禹圭及諸教誘資給

者之下今雖無恥其敢冒此而進哉熹伉拙寡出

而遭唐仲友再出而遭林黄中今又遭此吳禹圭矣豈

非天哉天實為之豈敢尤人然復云云如此者猶感丞

相相知之意而懼其以此待天下之士也幸侍郎一為

誦之千萬至望

與留丞相劄子

熹竊以季冬極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昨者妄以小夫竿牘干冐崇聽方懼僣瀆以取罪咎乃蒙賜教累番加以眞翰所以慰荅其意者甚厚至於懇避恩除以便私計亦蒙矜憐委曲鐫喻而馬侍郎黄寺簿吕司令又皆以書具道鈞意甚悉區區下情不勝感激之至謹已仰體盛旨不敢復以家事為言但經畀妄議竟煩寢罷則熹之罪戾有不敢自赦者朝廷寛大雖不

恐寘之重辟亦豈宜更加寵擢以紊賞刑之典而熹雖無狀不識廉恥然亦豈宜適當此時復叨任使以乖去就之方哉省狀公劄別具浼聞伏惟鈞慈幸賜財察趙侍郎前日經此亦嘗託其面禀今以被受日久方借得人齎此申陳不暇他及瞻望門墻無從進謁敢乞上為國家千萬自重熹不任祈懇激切之至

晦庵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庵集卷二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龔　果

晦庵集卷二十九

宋 朱子 撰

書時事出處

與趙尚書書

竊以仲春之月氣候暄和伏惟某官茂對明恩神人協相台候起居萬福兹者竊聞榮被追詔入長天宮夫以尚書望實之隆宜在廟堂參斷國論之日久矣去歲入朝登用在即而抗論極言不以利害之私少有回屈士

諭益以歸重而深恨其不少留也乃今幸甚天啓聖心召還故官是蓋將授以政無可疑者有識傳聞交相慶賀蓋不獨為門下之私喜也然今日之事蓋有甚難於為力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竊計雅懷於其大者素有定論不待愚者之言矣惟其小者之一二區區鄙懷竊有所疑於平日輒忘僭易而一言之惟高明之垂聽焉蓋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為而未嘗不博求人才

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寘門墻勸奬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今日明公之立朝不為不久而未聞天下有卓然可用之才出於門墻之下自頃出臨藩服而熹始得觀於進退官屬之際則見明公之所與者率多碌碌凡庸雖盱眙伺以希寸進之流未有以職修事舉為衆所稱以為當舉而得之者也而況於其學行醞畜真有以大過於人者乎今者進位於輔相之列則所資於天下

之才者益衆而所進退於天下之才者益重若但以前日進退官屬之尺度取之則熹恐天下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有未厭也時事如此之難明公之任如此之重而所以求助者如此之狹熹雖至愚猶竊為明公慮之而辱知有素不敢不及此而一言也伏惟寛宏恕其狂易試加察焉蓋不惟明公所自舉而凡所為屬之同列以妨賢者之路若宜皆在詘指之中則熹之虛實可覩矣來使還自三山熹前此已屢拜啓薄冗姑此少伸賀

禮而亦不敢為無益之空言也末由趨拜履舄伏乞以時為國自重

答趙尚書

四月二十六日熹扣首再拜上覆吏部尚書台座熹久病不得拜書第切馳仰即日淫雨寒凉伏惟論思多暇神人交相台候起居萬福竊聞清蹕已御外朝尚書首奉延訪忠言至論聳動上心有識傳聞無不感歎但以疇昔所嘗商較者揆之似已太勁切矣豈忠肝義膽得

全於天有不可得而抑者抑以論議不齊事功難必而
故出此以趨勇退之塗耶以出處語默之常理言之二
者誠皆有當然非海內深思遠識之士所以望於明公
者也顧今指趣已聞標的已建而未見幡然聽納之效
不審高明又當何以繼此此恐更宜廣詢博訪以善其
後未可以便謂無策而付之不可如何也朝士下僚中
恐不能無可咨訪者願自今以來稍加延納虛心降意
採其所長庶乎其有補耳東府復留勢豈能久意其亦

必自知如此而姑為偷安引日之計以媚羣小冀無後
災此其為害又將有不可勝言者尚書與之情義不薄
曷若勸之乘此必不能久之勢力言於上極陳安危治
亂之機大明忠邪枉直之辨以為國家久遠之計其濟
則宗社之靈生民之幸不濟則與其抑首下心前廹後
畏以保此須臾之光景纖芥之榮禄而不能自拔於小
人之羣以誤國家以此易彼豈不浩然而無愧悔於心
哉但其人自無遠識親狎庸佞全身保妻子之慮深而

憂國愛民之念淺恐未必能聽此大度之言耳但尚書既與之厚而不乘此機發此策則於吾之心有不盡者嘗試一言之政使未必能用亦未至於有害又與建白於朝事體不同也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劉德修忽自蜀中寄一書來慷慨振厲畧不少衰真奇士也觀其書意似亦甚悔前日欠人商量失却事機此真可太息爾然事變無窮又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人之視已不猶己之視人耶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

無足為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都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熹一春病脚至今未能出入醫藥雜進灸灼滿身殊未見效只令兩脛細軟飲食減少自度非能久於世者所幸小屋畧就旦夕可以定居便與世相忘矣向來小報幸是誤傳不然又費分疎愈增罪累耳閑中自得林辛

一路已甚辛若象先來更能為上四州整頓得財賦源流即更為久遠之惠但恐其意只如所謂去泰甚者則又失望耳近日此等議論真全軀保位之良藥而病國殄民之烏喙也無由瞻晤寫此紆鬱切冀深為人望千萬自重不宣

與趙尚書論舉子田事

熹拜書將遣而周宰見訪説及近降指揮出賣絶戸官田此間舉子義莊絶院二十五所田收米四百八十餘

石或云史公所買而無明文可考只有淳熙三年陳公政内劄子催督義莊租課開列二十五院與今一同又有八年梁公政内劄下丞廳亦云拖照淳熙元年買建陽縣絶産田充義莊即是當時已買分明今自不合隨例出賣唯是兩縣絶户江驥江大受作過人程如岡三家田收米七百三十餘石即係元不曾買今日難以拘占然今倉司施行甚峻縣吏奉承唯謹固不容辨其當賣與否矣若不及早整理則此田日下便為他人之有

而舉子之政遂成中輟甚可惜也欲望詳酌特為申明乘此機會別降指揮依贍學田與免出賣則不唯已買者不為奪去而未買者亦可因而撥正無復動摇其元降指揮恐隨行無本今并録呈其間所引淳熙三年指揮本路絶産不許出賣通融以充一路養子之費者或恐亦可再與拈出且只免賣上四州絶𥁞使朝廷易於聽從而其他未舉行處亦可漸次接續措置誠為永久之利周宰亦已有書懇丘侍郎言之但須自尚書發之

彼乃有据而行爾此事甚急切幸早賜留念熹皇恐上覆吏部尚書

後項所禀若只云住賣上四州絕院則又礙江䲹江大受程如岡田須云乞將已買及已撥充舉子田免行出賣外將來上四州軍如有絕産寺院並免出賣撥充舉子之費令安撫司拘收措置如此則無病矣

與趙尚書書

熹向託廷老面禀一二事不審台意如何今日之事第

一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為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如其不然便欲破去因循茍且之弊而奮然有為決無此理既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俟之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兾其一悟此外庶事則唯其甚害於君心政體而立致患害者不得不因事捄正若其它閑慢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可置而不論如學校之政是也此等事欲大更張非唯任事者未必肯行亦恐主議之人未必究知先生學校教育之

本意良法政使行之未能有益而反有害若欲因議而發且如來教所謂就見行法中畧與修整則熹前書紙尾四五條者最為穩當不驚動人耳目而可以坐消奔馳僞冒請囑之弊然其行與不行亦非安危存亡之所繫議而不行正亦不必固請也今所規畫皆是創立條貫多所更革安得謂之就見行法中修整乎又况教官未必得人將來姦弊百出既已慮之而未知所以為計又何必抗言極論以爭此嘗試疎濶之策而使旁觀者

重有紛更不靜之譏乎前日山間拜書不能盡此曲折深有遺恨蓋策之未善猶未足言所深慮者尚書人望之重本所拳拳者當為何事而今乃切切於此不急之務以取嫌忌嘲笑於流俗知時識勢者固如是乎然欲為前所謂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

正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然後并心一力潛伺黙聽俟其間隙有可為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耳尚書天資高明而於當世之務講之熟矣至於前世名臣議奏又嘗博觀而精擇之以為一書宜其投機合變慮無遺策而今者之議以大言之則不時以小言之則不巧不唯熹之至愚以為未安而天下有識亦無不竊怪其不當出於明者之口也抑其言又有大於此者蓋

又皆以為尚書頗以簡貴自高憚於降屈而無好士受
言之美也不識尚書何以得此於梁楚之間哉其必有
以取之矣願反諸身而熟察之有諸己而後可以求諸
人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雖敵己以下猶然而況於
南鄉萬乘之主乎尚書誠以天下之事為己任則當自
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蓋非獨熹之所
望於下執事者如此計善類之所望莫不然也久欲言
之而不得暇今日偶病怯風不敢出戶因得極陳其愚

伏惟恕其狂率幸甚幸甚他所欲言無大此者請俟後便不宣

與留丞相劉子

熹竊以季冬極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伏自春間一再干冒竟蒙恩厚獲安祠館區區感戴蓋不勝言顧以罪戾之餘不敢復以姓名自通門墻之下不意今者會未踰年又叨除目付以一路軍民之寄此蓋某官愛惜人才不忍使其終身棄於無用之地故以及

此德意良厚感激難勝但熹衰病益侵精神益耗使之
從政其所施為悖眊顛錯必有甚於前者而廣西一路
地廣民貧邊面闊遠得失所繫又非內地監司郡守之
比在熹自度實難冒受以誤使令之意謹已具狀辭免
欲望鈞慈俯察愚誠特與將上令熹終滿今任祠禄之
後別聽指揮若其精神筋力足以堪之熹不敢復辭避
也干冒威嚴俯伏俟命惟某官裁之熹瞻望台躔無由
趨拜履舄伏乞上為兩宮垂意茵鼎之衛光輔神聖永

福寰區熹不勝顧望之至伏惟鈞照

與執政劄子

熹伏自違遠門墻積有年所疾病不間無從修致聱御者之問過者竊承延登宥密中外交慶辱知有素欣賀尤深而亦不敢進越輒以姓名自通不意今者誤恩横被擢自閑散付以一路軍民之寄此蓋某官顧念疇昔曲借推揚有以及此餘同前

與漕司劄子

政和縣有小路數條通羅源寧德海鄉步行不過兩三程可到故私鹽每斤不過四十五文而官鹽則必泝流運綱或半歲而後達脚費不貲故官鹽立價不得不高每斤之直遂至不下九十文所以從來民間只喫私鹽而官鹽自非科抑雖銖兩無售者蓋縣道空乏狼狽而州府漕司不得此縣財賦之入者有年矣中間知縣袁采始為出賣落草私鹽之術其實乃自買私鹽而分置數坊賣之以給歲計自此以來縣道稍可支吾而州府

漕司亦獲其助但民間本自不願買喫官坊貴鹽而不買者又有申舉追呼之擾故行之未久即以違法致訟而罷於是本縣一歲但起兩綱盡數折還州府版帳漕司增鹽之屬本錢雖不易辦而官吏免得冒法賣鹽致訟民間免得買喫官坊貴鹽以致申舉追呼之擾比之袁宰之術尤為穩便上下方以為安而漕使陳右司政內有司偶失契勘却將本司積下諸州縣增鹽用船裝載泝流般上政和勒令出賣每月責認解錢五百貫文

殊不知若使政和官鹽可賣則本縣必須自般自賣以供公上而積其餘以為循環之本前不至為冒法行險販私之詭計後不至為逐綱撰本畫以還州之拙謀矣正緣鹽不可賣是以不得已而為此今乃不察而必使之抱賣他州外縣可賣不賣之增鹽至於移貴就賤倒置煩擾則又未論於民有無利害而善理財者似亦不肯如此自此之後本縣遂復置坊出賣此鹽然實計每斤只賣得四十五文其餘四十五文無所從出又官鹽

在倉日久亦有走滷欠折之數乃用袁宰之餘謀陰許
管坊人潛販私鹽以足其數後來趂賣不上雖已量減
鹽價月額然病根不除使官吏日懼譴責百姓須喫貴
鹽而漕司一歲所得不過三四千貫而已於民有害於
官無利其理甚明竊恐高明未詳本末敢採民言以獻
欲望台慈特不下司密行考究特賜住罷百里幸甚

與留丞相書

熹輙有愚悃仰塵鈞聽孤賤鄙儒迂濶有素中間諸公

不知其不肖往往誤有收拾使令之意而熹方拙不能
奉承是以多致齟齬而不能無遺恨於其後爰自戊申
之夏狼狽出關杜門空山蓋已無復當世之念矣不意
相公曾未識其面目乃於秉鈞之初首加拔用熹以衰
懶不堪劇部為辭又蒙改命更畀郡符到官一年有請
必遂如褒贈漳浦高公減免經總制錢之屬皆前日守
臣所屢請而不得者是相公於熹知之不為不深而於
漳之士民愛之不為不厚矣至於經界一事乃獨屢上

而不報至其甚不得已而陽許之則又多為疑貳之言以來讒賊之口曾不一年而卒罷之則熹於是始疑相公所以知熹者不若其於鄉里小兒之深所以愛夫漳之士民者不如其於瑣瑣姻婭之厚而匹夫之志因以慨然自知其決不可以復入相公之門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再辭蓋不唯以粗伸已志亦庶幾陰以解謝臨漳千里狼狽失業之民而於相公則不敢以為恨也今者相公郊居累月一旦來歸未遑他事而復首以不肖

之姓名言於上前付以湖南一路之寄聖主以相公之言為重即使出命而相公又申以手扎之賜慰喻勸勉禮意勤渥有加於前君相之恩隆厚若此政使賤軀羸頓不堪上道神識昏昧不任治劇亦當黽勉拜命走伏官次以稱所蒙而熹之私心反復思之終以前事有未能忘者又竊惟念相公自居大位悉引海內知名之士無一不聚於朝今兹之事雖相公出舍於郊不得親回天意而諸賢在列各攄忠悃並進苦言不遺餘力是乃

無異出於相公之口相公於此得士之多致君之效其亦以無愧古人矣然則若熹之愚姑亦勿問而置之度外似亦未足以虧盛德之萬分而况啓擬之恩謙尊之美相公又已行之乎夫宰相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為貴今相公之得士如此下士如此已為盛美若又能容熹使不自失其所守則是古人所謂人有其實者亦何必使之回面汚行而為終身之羞哉抑今日之勢天意雖若暫回而恐未固禍機雖

若暫息而恐未除事會之來乃有大於漳州之經界者而恐不但如前日之易平也願相公深以前事為戒公其心遠其慮毋使天下之士賢於熹者復有所激而不肯出於門墻則熹今日之言猶未為無以報德也區區此意但欲相公知之所有省狀公劄則不敢盡吐所懷矣儻蒙將上早賜施行勿使至於再瀆則熹千萬幸甚

與留丞相書

昨日伏蒙丞相少保國公降屈威重先辱手書雖以奏

記畧陳謝悃而語意狂率不知所裁竊意相公必將怒而絶之則熹因得以伸匹夫之志而相公方且坦懷虚受不以為忤加賜真筆眷眷益勤此已出於望外矣至於所乞寢罷誤恩則又未蒙賛可顧以元日奉觴盛禮之次開陳督遣且因書指喻以宜行熹誠狹中不足以窺大人之度然私心猶竊不能無所疑者則以為此雖足以見相公含垢納汙之量屈己下士之誠而未知相公之心以熹前日之事今日之言為果何如也熹今承

命再三固已不敢必於退避但恐衰年精力不足以勝一道之責欲丐相公都俞之際委曲一言換一小壘若帥幕謀曹之屬庶幾可以扶也衰殘仰承恩指然其所以事相公者則不敢少有毫髮異於前日之心也亦願相公深以前事為戒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内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非獨如熹等輩終身服役而

不敢有議於萬分矣如其不然則殆不若及其去就之未定而遂其本志之為愈也干冒聲竭恐懼殊深進之退之唯相公之所以命

答吳茂才書 益

熹衰繆亡狀謬忝召除業已在官不容辭避然亦以病告而宿留前途以俟報罷之命矣所論時務衆共知其如此而未知所以處之之方來誨又若有所難言而不欲盡者反復思之未得其要若便得請固無所預萬一

不免一到臨安或恐當路有問焉者尚望高明不鄙而瀆告之然必直書其事而勿為才語使愚者一見而曉然乃為厚幸不然又將有所不解而虛辱諄諄之誨矣至懇至望

與臨江王倅書

熹昨臨罷郡見邸報臺諫集議素服事已有指揮施行時彼中尚未著紫衫然即已榜客位預告賓客官屬矣過袁見郡縣官皆已素服獨盛府未之行心竊疑之欲

以奉扣而匆匆不暇也不知後來别有指揮衝改耶抑偶未之省也至此又有豐城縣官亦如宜春恐隆興亦已如此竊慮更當檢校討論白守俟而正之乃為宜爾向以將赴江西入辭時永思已入土而壽皇所御衣冠皆以大布此為草去千古之獘而百官皆用紫衫皂帶乃王丞相以親老為嫌不肯素服議者皆有有君無臣之譏近日之論乃鑒其失然猶未能彷彿古制也又記在長沙初奉諱時方悟從吏車帷當易紫以青適未即

出而何漕已易之如所言矣葢於心有不安故不約而同也并幸知之

答汪長孺書

熹到官三月無日不病扶曳此來良非獲已上恩過厚辭謝不獲叨冐供職愧恨難勝所幸無他而主上留神問學得以少效區區丞相時得聞見可以吐露心腹但事勢牽掣亦有不得如人意處天變未銷人情未靖如涉大水不見津涯尚深憂懼耳今日入侍方講大學頗

蒙開納歸來疲倦來使索書草草附比

與王樞使謙仲劄子

熹昨者到官長沙嘗獲一修記府之間伏蒙鈞慈還答之寵捧領感慰不勝下懷繼以病作不能嗣致牋敬惟是尊仰不忘於中未幾遂以收召去郡行未兩日即聞大纛移鎮是邦甚恨不得宿留以俟參展然甚為一路軍民喜於將蒙恵澤而三月之間頒類之政亦幸有以陶冶於大尃槃物之中也伏想今玆已遂開府輙因還

役敬具公牘修賀而復以此布其腹心伏幸鈞察
熹麋鹿之性久放山林老入修門尤以為苦雖荷閔勞
之意職務優閒而其實則有甚難副者日夕悚懼未知
所以逃責伏惟高明有以教之則千萬之幸也長沙版
築不容中輟軍屯未得專制皆不得不言者比已僭易
陳及亦皆得旨施行想今已有所處矣湘西精舍漕臺
想已稟聞得賜一言俾遂其役千萬之望昨欲廟祀一
二忠賢以厲凡百已委官相視矣不知亦可并垂念否

二事皆關名教計所樂聞故敢輙以為請并幾矜察

與王樞使劄子

熹昨在任日因準赦書修葺忠臣祠廟契勘晉譙閔王及近世孟趙二龍圖劉大夫趙將軍皆以忠義死於國事合立廟像歲時奉祠以勵臣節即已牒州委官措置并檢到晉志譙王衣冠制度外及申太常寺乞會孟龍圖等衣冠製度今取到太常寺回牒一道并令人塑到孟龍圖等小樣兩身責付承局袁超齎回投納伏望鈞

旨檢會元案特賜處分熹又嘗支錢令進奏官製造本州祭祀三獻官法服冠冕等恐未發到亦乞并令催促免致遺墜不勝幸甚

其譙王等廟熹已具奏乞賜敕額俟得指揮别具禀

次熹上覆

答李季章書

熹扶曳殘骸幸抵田舍行藏之計無復可言但向來職事不能無遺恨此獨深愧耳東府為况如何故宇凄凉

新居㫒盛行路之人忘其前事頗復有為之不平者此處不早調護將有乘人之隙者此大可慮又向來放過大體已多今亦不容坐視不為收救之計此外則無他說唯有去耳欲去則不可不早然未去之間亦不可一日不葺理季章相與之深不可不力為言此也近事因來語及一二大者幸幸

與趙丞相書

熹竊以獻歲發春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伏

蒙賜教并示差勑得備祠官之數皆出陶鎔豈不知感
但鐫職之請未蒙數奏特從所請區區私分深所未安
復有祈懇切乞留念矣今未敢請俸必以得遂為期非
若異時一再不獲尚可黽勉冐受也奏牘所陳之外又
有一事蓋向來祧廟之議上意已自開納而丞相持之
不下便將太廟毀拆及臺諫有言不知只作如何處分
致後省復有云云据其所言亦未敢深以熹說為非但
云未見本議欲乞降出而丞相又不降出便從其請以

此而觀其罪不在樓陳而丞相實任之也夫紲始祖之
尊置之別廟不使與於合食之列而又并遷二祖止祀
八世熹固已議之矣而亦未敢盡其詞也今太上聖壽
無疆方享天下之養而於太廟遽虛一世畧無諱忌此
何禮也熹本欲於免奏自劾前議不明致此踈脫又聞
彼中他議方作不欲以此助其指摘姑從刋削然不可
不使丞相聞之也聞今別廟乃是向來二后所祔不知
是否夫以十世之祖考而下列於孫婦之廢廟此不論

而知其得失也相公何忍為之耶歸來因閱所編奏議乃知平日已不主荊公之論此乃向來講究未精之失令乃不遂其非而不肯改其誤益甚矣熹愚暗不見事機向者誤謂丞相有相知之意及今而後知丞相之大不相知而平日相與之意初不出於誠實也然則今日不唯得罪於人主而丞相固亦謂其不堪言語侍從之選矣但恨日前不合受過恩數不容一一回納故且乞收還職名以贖後咎若又不蒙白從其請則熹不得已

將出下策不復能計世道之消息盛衰矣然丞相以宗枝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撤祖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欲望神靈降歆垂休錫羨以永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言及於此令人痛心疾首不如無生丞相其亦念之熹自此不敢復通記府之問矣周吳二劄亦已拜領皇恐之劇專此具禀目盲不辨白黑不能他及唯乞以時為國自重千萬至懇

別幅錄呈所擬奏藁

向來嘗竊妄論僖祖皇帝實本朝始祖之廟不合祧遷已荷聖明延問嘉納而竟不蒙廟堂講究施行遂致太廟并遷二祖止祀八世不唯上簡宗廟失禮違經而尤非所以仰稱陛下孝養壽康祝延萬壽之意由臣淺陋不學言無足採致累聖朝貽災後世自知不堪言語侍從之選不免再干旒扆自劾以聞

答李季章書

熹歸來粗遣但左目全盲右目昏甚又脾泄時作頗妨

應接耳前日始拜祠命職名義不當受已復上免章賤跡何繫重輕計必得之也昨聞一壽德夫之去方為歎惜忽報德修繼往令人尤不能為懷今日之勢政使衆賢交輔未必能濟顧乃椓之如此其將奈何不知德修徑歸蜀耶或且留江湖間也一書煩附便幸勿沉浮計此形勢與儀賢不能無關涉不知能復幾許時耳

與李季章書

台鼎動揺想諸事又一新外日聞茂獻亦補外是何故

耶文叔除命可喜且歸鄉里作村監司亦不惡也德修赴湖南否近皆得書日夕未暇報因書更煩道意旦夕寫得卻別寄也去相彈文云何因風語及闍當序遷者乃下兼參與然則當卜相於外矣不知果誰得之也

答黃仁卿書

所示劉子語簡意足李倉必須留意但恐見黃尚伯狼狽後打草蛇驚亦不敢放手做事耳鹽利向時不暇整頓但初出關時陳時中名庸台州人時作檢正淸和宜弟人也相訪於浙

江亭說此利害甚詳時不甚曉又失於詢訪且以救荒方急不暇及既而悔之今得來諭乃審曲折甚愧見事之遲也趙公相見有何語當時大事不得不用此輩事定之後便須與分界限立紀綱若不能制而去亦全得朝廷事體不就自家手裏壊却去冬亦嘗告之而不以為然乃謂韓是好人不愛官職今日弄得朝廷事體郎當自家亦立不住畢竟何益且是羣小動輙以篡逆之罪加人置人於族滅之地以苟自已一時之利亦不復

為國家計此可為寒心者惜乎此公有憂國之心而無其術以至於此也熹一目已盲其一亦漸昏暗勢亦必盲而後已今年脚氣幸未發而脾胃先衰飲食不化兀坐更無好况辭職趙公已相諾再請可得而今已去方復請之未知如何然勢不可已或只得次等職名不作從官亦便可受却是來書所說鄙夫見識蓋位卑勢遠只得如此亦不柰何也

答李公晦書

兩請既皆不遂不免再告鄙意休官尚可少緩而辭職
不容不力正與諸人之見相反然又未知今此果能遂
此志否累書所喻得所未聞然事已爾無可奈何只得
任之耳試後去住如何鄉里雖窮寂然都無閑是非亦
可樂也

答李公晦書

別紙或者以為鄉來封贈奏補磨勘之屬皆已引用次
對恩數今日不當反有辭避遠近知識所說亦多如此

而熹鄙意竊謂前此供職講筵之日帶此職名便合受此恩例今年已罷講職則自不合帶此職名便不合受此恩例前日之受今日之辭彼此一時自不相須設使前日為不當受則今日只有改正納還豈可却因已嘗誤受而終遂其非之理至於所謂已罷講職不當復帶侍從職名則其理亦甚分明但人不察耳且如侍郎給舍班皆在待制上及其補外則往往止帶論撰職名如近日鄧舍人是也豈可以其在内嘗任侍從差遣而補

外亦必待帶侍從職名乎嘗試屛去一切利害之私而平心以觀之則此理曉然不難知也

與鄭參政劄子

熹竊以仲冬之月陽氣潛萌伏惟參政相公鈞候起居萬福熹伏蒙鈞慈還賜手教捧讀感悚不知所言區區之請又復不遂雖荷容庇得免大戾然非素心所望於門下也今復有狀申奏并懇諸公矣此事直自去冬此等時節勞擾至今若使鄙意止為備禮辭讓亦何苦冐

觸天威煩瀆朝聽更使不相樂者得以議其後而終不自已耶實以從初不欲虛受已有狀中省甚詳後來既以罪去其無分毫之補可知即是全無義理可受官職其勢不得不辭前此却荷趙公察知此意許以再上當為開陳若渠更得一兩月不去則此事已定久矣不然則及國論未變善類未逐之時冒昧受了今亦無由追悔却是後來過了許多時月入了許多文字說了許多道理下稍却只如此閔默受却則熹雖無狀豈有顔面

可見友朋今不得已須至再上以得為期却望參政力
賜主張恊贊諸公同為斂奏謂其所請實出誠意則天
意必須可回或恐不欲盡奪即得降一二等却得舊求
所帶閤選熹亦不敢固辭矣况此因熹力辭而改即非
責降而可以保庇孤蹤免遭彈射又可以仰全國家退
人之禮於事體殊無所傷廟堂何憚而不肯為乎如更
不蒙留意則是參政畧無矜念之意而直付之言路之
筆端使得肆其詆毀而誘曰我無所預也熹不得請即

須得罪決於此行若使未然亦不容苟止但自此不復敢以告於門下而坐待譴訶之及耳伏惟少垂意焉貼黃內事恐只蔭補磨勘兩事須合改正蓋熹去年本是帶職員郎前此一郊中子已叨恩命去年自不合奏請非但不應得京官也磨勘則所供考第不知比之庶官月日如何恐或不足則亦當鐫改其餘雖不緊利害然得盡削去亦一快也熹今年遣人來往虛費不貲今亦不能復遣初欲附遞致懇適龔提幹過門謹此修敬并

致下懷切幸情照無由瞻望馳仰良深切幾以時為國

自重熹千萬至禱

與鄭參政劄子

熹山野伉拙處世不諧然自少日即蒙當世一二鉅公

教誨期許待以國士居常厲志不敢少貶以辱其門亦

庶幾得因濟會少有毫髪以自效於當世不意暮年此

志不遂而又適遭時論大變威福下移忠賢奔波海内

震駭病中聞之憤悶鬱結覓死無路亟欲草疏自通幾

或開悟而子弟諸生交謁更諫以為如此適增國家之累而無益紛拏累日疾勢遂侵此乃窮命使然是亦無足言者今若得因病辭官并脫無名之職則與世長辭含笑入地無可恨矣伏惟參政矜憐有素切望乘此機會曲賜保全萬一更有纏撓不遂所懷則熹素心尚在本末能平一旦遇事感觸不能自已更以垂死之年自貽投竄之禍亦非參政之所欲也抑時事如此有識寒心而參政從容其間未肯深任其責此亦中外所深疑

者而熹猶竊恐高明之有待而發也不知其果然耶其不然耶如其果然則安危之機相去日遠亦不可以少緩矣垂絶之言無復倫次唯此一念炳然如丹伏惟明公念之

與李季章書

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此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史院同僚餞別靈芝坐間或誦此言季章見謂平生亦甚愛

此盡書以見贈予謂如僕乃知此味季章未也胡為亦愛此耶既而思之解攜之際但有一人衰暮便足令滿坐作惡乃知隱侯之言猶有所未盡也因并書以寄季章以為如何也

已作前幅送行之處渠未遣行而熹復從渠借人去上謝表方得并令帶去衡陽之訃聞者傷歎况吾人相與之厚耶歸葬之恩可見上意未嘗忘之復書雖未遂恐終不能久沮格也熹前所請封贈蔭補等五事未得指

揮不免再申朝廷只得付之有司使以法裁之足矣若不可辭熹亦無固必但衆議紛紛至今未已熹非固欲如此也幸因見諸公一言及之仍懇鄭文早得回降付去人歸為幸此是借人難令久伺候也昨聞宣入試闈今想已出前書所說歸計果如何耶行之昨日過此亦疑久未踐也

與留丞相書

熹自少鄙拙凡事不能及人獨聞古人為己之學而心

竊好之久以為是乃人之所當為而力所可勉遂委已從事焉庶幾粗以塞其受中以生之責初不敢為異以求名也既而閭里後生有相問者因以所聞告之而流傳之誤乃有自遠至者其才之高下質之厚薄雖為不同然皆以是心至焉不得拒也不謂憙之無狀偶自獲罪於世而詿誤連染上累斯道下及衆賢例得詭偽之名詆以不道之法至有初不相識而橫罹其禍者杜門循習私竊負愧雖欲悔之而僻路無繇矣顧其繼而來

者又未忍卻然每對之未嘗不自笑其愚而又憐彼之愚甚於熹也今幸旬月以來各以事歸計亦聞之外間風色自不敢復來矣垂問之及深感鈞慈風諭保全之意故敢詳布委折昨日李袁州過此能言近事又知僥冒獲附下風之義尤竊自慶幸也

答任行甫書

衰病益侵無足言者今有申府公狀及府公手書為乞保明申請休致煩為投之仍計會申奏一宗文字付之

去人仍作來年正月押下中發乃佳幕僚二書併以囑之矣又此休致文字不知更要録白繳申脚色之類否案中紙札及省部亦應有合用常例悉煩問之此間者已批付幹人依例支與幸呼來付之省部者得子細批報為佳

答任行甫書

休致文字極荷留念所以亟欲得之只為欲因赴省人帶行然亦不敢令到日即投計程未合到須令正月下

句以後援之決不至為州郡之累也今再有書懇文昌及託林推言之想必可得也録白侯檢法看如何若須用即續寄去數日來頗有講論之樂恨賢者不聞之也

答任行甫書

熹病愈甚蓋是天意催促休致消息可見悠悠之論殊無所謂府公聞已許開正發文字而俞建安亦數為游說又今再與書致懇此中初六七間有人入都須趂此前到此乃佳書中已說託建安及賢者面言幸早留念

若難相見只建安言之可也林推書説要録白文字等今亦有書報之但陳乞狀不欲全依式恐有嫌疑其他建安書中可互見此不能盡布也

答任行甫書

謝事文字極荷留念林推所喻印紙已借人寫須更兩三日方可得即遣人送去且煩為道鄙意謝之俟遣人别上狀也保官俞守書中已説但亦恐其難之故不欲直求之但云託其宛轉而已今果如所料可付一笑所

說諸人或恐未升朝或恐亦有所畏不欲更啓口只南劒田右司雖是放罷然屢已經赦罷後又曾磨勘轉官恐或可作已尊令吳定往求之今若不是乞兒不肯與瀨子作保然亦煩更問法意如何以狀式官觀之非分司致仕等人自可作也亦已喻幹請人令勿射正月以後俸錢并煩為收起券身之屬便中示及也

與任行甫書

保官久求不得已絶意不求只欲懇州府乞一申省狀

又聞府坐移鎮已亟作書賀之并别緘致此懇遣行矣忽得昭武黄衙州書自求作保人之識度相越乃如此不免趕回且發去賀書煩為投之亦一面遣人去昭武僉圓文字借印紙來俟到即發去求奏狀内有一書至林推今亦且抽回只劵身仍煩取回俟有回便却付來也

與楊子直書

熹一病沉綿遂不能起今遣人去下致仕文字不知尚

及拜受否也世間喻於義者則為君子喻於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為君子而其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悞用其心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惟老兄念之

與項平父書

熹老病死矣無復可言今漫遣人去下致仕文字念公平生故人不可無數字之訣時論一變盡言者得禍求全者得謗利害短長之間亦明者所宜審處也

答張定叟書

熹昧於攝理百病交攻初亦尸是常年脚氣而根本已衰不能與病為敵遂至沈困日甚一日今已無復生全之望亟上掛冠之請矣自惟平生無所肖似雖不及趨拜先忠獻公幕府而荷知遇之意不薄及遊兄伯仲間又以道義德業相期於千載敬夫棄我而先已十餘年而熹今衰病又如此則亦不得久留矣昨蒙朝廷不棄累加收用訖無補報狼狽而歸方此省愆尚期後效而

時論一變中外震駭忠賢斥逐下及韋布蓋近世所未有病中憤悶無聊悲歎累日顧念疎遠言之無益竟不能發一語以效其愚適會疾亟遂姑出此下計庶幾旦夕瞑目有以見兄家父兄平生師友於地下耳此外尚何言哉時事如此有識寒心默計中外羣公威望隱然忠義明白誰如吾定叟者異時扶傾補敗洪濟艱難責雖瞑目實不能不以此望於門下也更願勉思今猷益求彊輔燕居深念恬養本原遠耳目之細娛圖國家之

大計此又區區所深望也游誠之才力可仗不但救荒一事得收置門下異時儘有用處但亦更顧兼收並蓄更得方正嚴重有餘識遠慮可敬畏者參錯其間使勤攻吾闕如崔州平法孝直之於孔明則天下之事庶乎其可濟也承喻先正經解實藏無恙今謹封納其間頗有續記所聞處蓋亦疑而未定之詞今固不容輙有增損不審尊意以為如何也熹病甚不能作字口占布此氣已不相屬矣即此永訣切望俯念愚言千萬自愛至

懇至懇

答劉季章書

告老得謝固爲甚幸而無狀之蹤乃復累及從之方此跼蹐不能自安忽得來書乃聞其訃尤深痛惜欲寄一書慰其子弟不知曾作何差遣來有便幸批報也子壽憂悴殊可念近日樓大防又已行遣一時流輩芟夷畧盡其勢必從頭別尋題目整頓一番聞鄉日湖南所按吏有訴冤於朝者已下本路體量改正次第首見及矣

知在晉輔處相聚甚善可更勉其收拾身心向裏用力不須向外枉費心神非唯無益當此時節更生患害不可知鄉日石刻及今所刊三册勸其且急收藏不可印出鄉後或欲更為此舉千萬痛止之也無疑志趣誠實相惜其横起猜疑自立界限不肯鄉上進步書中枉費心力分疎

與黄直卿書

三月八日熹啓人還得書知已至三山一行安樂又知

授學次第人益信向所示告文規約皆佳深以為慰今想愈成倫理凡百更宜加勉力吾道之託在此者吾無憾矣衰病本自畧有安意為俞夢達薦一張醫來用硇砂巴豆等攻之病遂大變此兩日愈甚將恐不可支吾泰兒又遠在千里外諸事無分付處極以為撓然凡百已定只得安之耳異時諸子諸孫切望直卿一一推誠力賜教誨使不大為門戶之羞至祝至祝恩老皆事餘干有許意彼所言者上有外家之嫌不可問也禮書今為用之履之不來亦不濟事

無人商量耳可使報之可且就直卿處折衷如向來喪禮詳畧皆已得中矣臣禮一篇兼舊本今先附案一面整理其他并望參考條例以次脩成就諸處借來可校作兩様本行道大小并附去并紙各千番可收也謙之公庶各煩致意不意遂成永訣各希珍重仁卿未行亦為致意病昏且倦作字不成所懷千萬徒切悽黯不具

與陳建寧劄子

伏見本府夏稅小麥秋稅糯米除折錢外並納淨利錢

聞之故老本府酒課舊來元係官榷至宣政間故御史
中丞翁公出鎮鄉邦始以官務煩費收息不多而民以
私釀破業陷刑者不勝其衆於是申請罷去官務而會
計一年酒課所入除米麥本柄官吏請給之外總計淨
利若干均在二稅小麥糯米折錢數内别項送納民間
遂得除去酒禁甚以為便但今竊詳淨利二字不見本
是酒課之意竊慮將來官司不知本末或有再榷之議
欲望台慈詢究本末申明省都將淨利二字改作酒息

庶幾翁公所以惠於鄉邦者垂於永久不勝幸甚

此事曲折舊見妻家尊長說及當時以鄉黨親戚之故親兄翁公措置此事至今為利中間偶聞官司有再榷之意因以此說告之得寢其議然數年以來者舊凋零已無知其說者深慮日久無復稽考必有後患伏惟知府尚書於姻戚間必嘗知其本末今又屈臨此邦得賜台念幸甚幸甚

乞給由子與納稅戶條目

一諸縣舊例每遇二稅起催前期印造由子開具逐戶
產錢出入及合納稅物逐項數目給付人戶以憑送
納近年諸縣間有都不印給由子致人戶無憑送納
或有所納過多既成虛費或有少欠些小又被追呼
欲乞行下約束依例及時印給

一諸縣人戶送納稅物官司交訖合給朱鈔縣鈔即關
主簿勾銷戶鈔即付人戶執照使人戶免致重疊追
呼搔擾近年諸縣間有受納錢物不即印鈔即以鈔

單給付人戶既無官印不可行用及至追呼不爲照
對勘斷監納山谷細民被害尤甚欲乞檢坐勅條行
下約束諸縣倉庫交到人戶税物一錢以上須管當
日印給朱鈔令所納人當官交領不得似前只將鈔
單脱賺人戶
一諸縣受納亦有即印鈔者又不即時關過簿廳已關
過者主簿又不即時勾銷正簿雖承使府倉庫發下
朱鈔亦是如此怠慢不即勾銷以致縣道妄行追呼

人戶雖有執到戶鈔者又不與照應釋放及將鄉司案吏重作行遣却將已納人決撻監繫追胥案吏誅求乞覓至有只欠三五十錢而所費十數千者甚者又遭送獄禁繫勘斷監納人不聊生欲乞檢坐勅條行下約束嚴責主簿須管依限勾銷其催稅官司如有人戶執到戶鈔即仰晝時疎放仍將鄉司案吏重行勘斷

右具如前並乞行下約束仍印小榜簡約其詞令人戶

通知其有奉行違戾去處許人户徑赴使府陳訴將官吏重作行遣

與李彦中張幹論劉濟劉子

示喻勸分之說足見仁人之心區區所慮蓋亦如此但閒中不敢數與外事前日但以船粟盡輸城中鄉落細民無所得食恐有他患不免以書扣府公久未得報未知竟如何但此說又與來喻浦城發米之說正相戾恐不容自有異同竊意莫若邀率鄉里諸長上先次相與

合議可行之策使城郭鄉村富民貧民皆無不便然後
共以白於當路而施行之葢此事利害稍廣非一夫之
智所能獨決又筆札敷陳未必盡意不若面言之可究
底藴也但此事之行於富民必不能無所不利但以救
民之急不得不小有所忍權以濟事若為富民計較太
深則恐終無可行之策也告急朝廷乞糴鄰郡恐亦不
能有補吾鄉在重山複嶺之中朝廷縱有應副不識何
路可以運致鄰郡唯有廣東船米可到泉福然彼中今

年亦旱近得福州知識書言之甚詳此固無可指準就使有之亦如何運得到此浦城之米想亦不能甚多發之無節恐山谷間細民饑餓將復有貽州郡諸司之憂者尤不可不深慮也度今城下惟有兩縣勸分之説須作措置然亦且令愛惜撙節接續長遠乃為至策若乘快督迫數日之間散盡所畜則無以為後日之計矣但上戶有米無米之實最為難知若一槩用産錢高下為數此最不便顧恐今勢已迫不暇詳細不免只用此法

耳若說不拘多少勸喻任其自糶則萬無是理也要須別有一法以核其實乃佳耳浦城之米必不得已可就糶而不可通販蓋就糶猶為有限而通販則其出無窮必傾此縣而後已凡此數端恐可以裨商論之末故畧陳之不識高明以為如何也

考異

與趙丞相書論祧廟世道消息一作消長

晦庵集卷二十九